

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

道水书院：奎星楼前群星闪烁

谈雅丽

简介

道水书院，位于常德市临澧县。在道水之滨，奎星楼旁。清嘉庆九年（1804年），知县张在田在县城东关内首倡建立。1915年书院改名为临澧县立中学。现为临澧县一中。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代理参军总长的林修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著名作家丁玲，原清华大学教授黄佑昌，教育家辛树帜，革命军人黄整等。

一

临澧自古为荆楚之域，歌山画水，钟灵毓秀。战国时，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作品，开浪漫主义诗人之先河；晋有“囊萤夜读”的一代名相车胤；唐有流芳百世的诗人李群玉；元有著作《道源桥记》的太守揭傒斯；明有著书立说的两尚书李充嗣、李如圭。

历代文脉赓续，尤以道水之畔为盛。道水九条支流，道水为九澧之首，贤才辈出，代不乏人。民国以来，“为国勤劳，屡建奇功”的民主革命先驱林修梅，“延安五老”之首的开国元勋林伯渠，被毛主席赞为“文小姐、武将军”的文学巨匠丁玲，“辛辛苦苦、独树一帜”的中国科教界榜样辛树帜，两院院士黄宏嘉、沈绪榜等，这些名人志士皆与道水之畔一座古老的书院紧密关联，他们曾求学于此，耕读其中，奎星楼前，群星闪烁，这所著名的书院就是——道水书院。

1915年，道水书院改名为临澧县立中学，成为临澧一中的旧址所在地。220年的栉风沐雨，教学育人，道水书院承继“学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使其将才辈出，桃李满天下。

金秋时节，恰逢临澧一中筹备庆祝建校220周年，我跟随临澧一中学子重回道水之畔的这所名校。当我站在奎星楼前，听师生们共话情谊，并有幸拾得关于道水书院一段珍贵的历史。乃知在静静流淌的道水河边，一颗快被世人遗忘的明珠，曾熠熠生辉于寰宇中。

清嘉庆九年（1804年），安福（现临澧）知县张在田首倡在奎星楼下创办道水书院。据清同治《安福县志》记载：“道水书院，旧在县治东文昌阁前。嘉庆九年，邑令张在田倡捐廉银创建。中开讲堂，左右为斋舍十四间，厨房二间，堂后亦列东西斋舍。中建文昌庙与奎楼试院，同时落成。”“张在田，号鹤峰，孟县举人，嘉庆八年知安福县事，性刚直，双目澄碧，严望生畏，且清心寡欲，礼士爱民。续修奎楼，新建考棚书院，自经始以至落成，不以案牍辞劳”。张在田品行高尚，倡建书院，是道水书院的第一任山长。

县志中提到奎星楼的续建，用续建二字说明选址时奎星楼已在。稽史溯源，奎星楼为安福蒋家十六世大玺公等倡修，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民谣曰：“城东门上有个魁星阁，都说拜了它能中状元”。将道水书院建在奎星楼下仍是众心所向，这是一块公认的风水宝地。当时修建讲堂、斋舍共16间，道水书院正式开始了教书育人之道。

清代以前，书院多系学者传播学术、发表政治主张的场所。从清代中叶起，书院变为科举考试的就读之所。道水书院设山长一人，由县绅推荐，县署任命；教师由山长礼聘。学规仿《白鹿洞学规》制订为五常、学序、修身、接物若干条，并规定招生名额、课业日期及奖惩等。教学形式一般为分点读，清末逐步改为分班讲课。教学内容大致有《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试帖诗，正楷小字、大字等。教学方法，分个别指导与集中解答疑难问题；大堂讲课、互相讨论或辩论。考核学生，分月考（每月初一、十五各一次）、月考（每月一次）两种，成绩优异者发奖。

从史料可知，道水书院山长的任命多是官请或公推，山长学问渊博，德才出众。有举人谭敬斋、刘守坤、刘荣干、吴庆圻、贡生洪镜予、林鸿仪先后担任书院山长。刘守坤先中举人后中进士，生平著作甚多；刘荣干为其子，担任过国子监学正，濂溪书院的山长，皆声名远扬。1907年春，随全国成立“劝学所”兴办新式学堂之势，时任安福教谕的知名人士余见龙在原道水书院旧址创办四年新式小学堂，即官立安福小学堂，并兼任校长。

随着道水书院的声名日盛，不断有人捐资修缮。书院不断重建、迁建，并数易其名。我在临澧一中的校史中查到：1907年，道水书院改名为官立安福小学堂；1915年，改名为临澧县立中学；1946年，在教育学家、生物学家辛树帜的倡导下，国立十一中从武岗迁至临澧，遂改名为湖南省十四中；直到1958年，才正式命名为临澧一中。



龙潭堰。通讯员摄

自1804年创办道水书院至1915年官立安福小学堂易名临澧县立一中，共计111年的办学历史，学校培养了张鼎元、陈盛沿、黄道让、彭化龙等多名进士，58名举人和57名贡生。民国前后，更有林修梅、林伯渠、丁玲、黄佑昌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从这里走出。随后，乘全国成立“劝学所”兴办新式学堂之势，官立安福小学堂兴办，培养了著名生物学家、农史学家、教育学辛树帜等学子。

师生们带领我来到丁玲故居和林伯渠故居，我在墙上的照片文字中找到了道水书院的一些细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林鸿仪被推选为山长（林鸿仪是林伯渠的父亲，林修梅的叔父）。林鸿仪曾在武昌博文书院肄业，后经武汉、金陵、上海、烟台、天津走京师，入太学。他是一位思想与时俱进的启蒙知识分子。戊戌维新失败后，他无意为官，毅然回乡办私塾从教。

林鸿仪为山长后，对书院进行全面改革，他调整教师，充实设备，使之出现一片生机。他思想开明、眼界不凡，既谙中国传统文化，又研习过天文、地理、数学、矿物等西学。他用近似于苛刻的学教，培育林家

2005年，临澧一中实行了整体搬迁，从道水书院的旧址搬迁到九龙路558号。我们的车行至拜塔山下，到达九龙路和翰林路的交会处，临澧一中宏伟而开阔的大门出现在我眼前。

一座新时代的数字化智慧校园，建筑规划有序，道路四通八达，校园干净整洁，校内绿树红花，风景如画。八月下旬，临澧一中的新学子入校，正进入紧张的军训中。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这群年轻学子青春洋溢，他们身穿迷彩服，齐声呐喊，仿佛要让道水书院逆水而上，进入另一番风华岁月。

我一心想找到道水书院的旧址。师友们建议我先去原临澧一中（现为临澧三中），说不定能找到曾经大名鼎鼎的奎星楼、龙潭堰和讲堂。龙潭堰在旧址西北面，奎星楼在东北角，但老奎星楼早已消失，不留只鳞片瓦（后来，我在道水边的柳林湿地找到新建的奎星楼，阁高三层，周围芦苇漫地，鸟雀乱飞，但道水流经，十分秀美）。我在体育馆旁边找到一个池塘，传说就是当年的龙潭堰所在，但早已不复当年的景象。我依着师友的描述一一想象东边的讲堂，曾经两排瓦木壁的房屋早已消失在时光的背面。

我开启这一趟寻找道水书院之行，起因是黎大志校长对母校一直念念不忘。黎校长是临澧人，七十年代就读临澧一中，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考入湖南大学的佼佼者，曾在湖南省多所高校担任领导职务。他记得当年情景：老书院式的教室古香古色；龙潭堰满湖清碧，碧波荡漾。印象最深的是一中校门口钟楼的钟声，声音洪亮清脆，整个县城都听得到，成为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文化记忆。那时他会演奏风琴，是乐队主力，也是学校团总支委员。道水书院对生徒的管理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准则，倡导“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一直沿袭下来，也影响了那时的黎大志。师生们都对母校印象深

二

子女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助他们成人成才。他任山长期间，林修梅和年幼的林伯渠都在道水书院就读，林鸿仪教他们习文做人的道理。林伯渠后来写道：“回首往事，儿时聆受庭训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鉴于书院文风空疏腐朽，林鸿仪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认为治国不仅仅在于礼乐刑政，尤应充实府库，节约爱民，首次教授经学，他选《管子》《商君传》《贾谊传》《王安石传》《张居正传》；编《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曲选》，供学生诵读。他讲授四书，为了便于学生接受，先授《孟子》《论语》，次及《大学》《中庸》，开创辛亥革命前教学的新风。

林伯渠入道水书院肄业时，曾慨叹：“日本国……历代以来，虽与中国启衅，而为害犹浅。乃去年一役（指甲午战争），涂毒我生灵，割据我土地，重耗我金币，岂其中政教之果有以胜人耶？抑中国之孱弱实甚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维新运动失败后，科举、八股之风卷土重来，林鸿仪既鼓励林伯渠攻读古籍，又督促他读新书、求新知，在儿子的思想中种下了“顺势前进，择善而从”的种子。少年的林伯渠眼见祖国大好河山满目疮痍，在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过程中立志为振兴中华奉献终生，后来他留学日本，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鸿仪的执教，道水书院的培育，对林修梅和林伯渠精神世界的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在道水书院还造就了澧州黄道让、于若愚、黄石昌等近现代中国知名的人才。

参观林伯渠故居后，我们拜访了丁玲故居，有幸地成为了其新修文化墙的首批观众。我站在砖垛砌成的丁玲书卷前回望那段历史。道水书院改为安福小学堂的早期，林伯渠的夫人伍崇贤女士和丁玲的母亲余曼贞曾先后在道水书院躬耕从教并担任校长。幼小的丁玲随母就读。余曼贞颇具民主思想，主张女子自强自立。她送孩子读书，自己也读书交友。在丈夫去世后入常德女子师范学堂就读，改名蒋胜眉，有“不让须眉”之意。丁玲的小说《母亲》，便以母亲为原型记述了她独自抚养孩子长大，从一个旧式女性成长为倾向革命的进步女性的过程。母亲的勇敢与开明影响了丁玲性格的养成，也许正是道水书院的生活和求学历程，使丁玲成为“作家、斗士、女性”，成就她“文小姐、武将军”的一生。

三

刻，情深意重，从事的都是教书育人和文化传播之事。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临澧一中共出了六个院士，他们是书院的半部发展史。黄宏嘉、刘更另、沈绪榜、孙逢春、胡仕新、黄小卫，他们的事迹挂在临澧一中大门口的展览窗里，激励着正在求学中的少年学子。

临澧一中正大门前新修了一道文化墙，正面写着“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发奋读书”。对着教学楼的后墙上刻着《劝学》和《临澧一中赋》。《劝学》的开端写道：“学不可以已”，这是道水书院对莘莘学子的深刻教诲。

2024年，临澧一中在全国高考中取得了好成绩。校党委书记陈德谦告诉我们：“这一届光是北大清华的录取考生就有六人。”她娓娓道来临澧一中的建校情况，“……是首批挂牌的湖南省重点中学，是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十年前，我们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普惠式教育的转型，本县有更多的学子来此就读，高考成绩稳居常德市前列。自2004年以来，二本以上上线人数显著提升，近几年稳定在1200人左右……”对于优秀学子，校长西世明如数家珍。

临澧一中即将迎来220周年的校庆，学校正在大搞建设，欢迎远道而来的学子们回家。在学校的西北角新开田一处荷花堰（师生们称其为龙潭堰）。初秋荷叶田田，荷花绽放，粉白相间，香飘十里。

西校长还认真地指给我们看：在高高的拜塔山顶，一座新的奎星楼正在规划中——三重八方楼阁巍然耸立东北角，青石塔楼，六方窗口，额题“奎星楼”。上为，当合“状·会·解”三元之势。楼阁前有一条清碧的道水，它映照着两百多年来道水书院闪烁的群星。

《你好！湖南国保》  
征文启事

50万年前，先民便在湖南繁衍生存。一代代湖南人，用勤劳与智慧，将这片土地变成了家园乐土。从远古的石器，到宜人的稻香，再到楚风浸润、耕读传家；从近代思潮的激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星火燎原，这片土地上镌刻了太多足迹。散布于三湘四水的22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湖湘50万历史的缩影。它们汇聚成一条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展现着湖湘大地的人文繁盛。

继《千年学府探文明·走读湖湘书院》之后，从2024年10月起，湖南日报《湘江副刊·潮头》将开设《你好！湖南国保》栏目，现向广大读者征稿，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纪念建筑、其他等多种类型，每种类型精选10篇左右。

稿件要求：实地探访三湘大地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走读湖湘书院》已发单位除外），以文化散文的形式写作。稿件字数要求：2500—4000字。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来稿请注明《你好！湖南国保》专栏。

扫描二维码可见22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或可使用微信小程序“斯飞坐标”搜索您附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湘江观潮

鲁迅文学奖得主张楚长篇小说《云落图》，以深沉而富于创造力的笔触，叙述一个叫万樱的四十岁普通女人故事，写出了无父时代的精神图腾。小说灌注作者“天真且伤感”的情绪，打开了“县城宇宙”，让读者的审美视点，再度投射到“小众”层面。文学小众，看似很难形成多大的气候。事实上，小众拥有足够的能量，能让文学充满烟火气息。至少，文学的底座，坚实而厚重。小众土壤，处于从民间到官方、从乡野到都市、从传统习俗向现代规则过渡的中间地带。文学“小众”以其性情的同理、目标的同一，容易形成“蚁群”阵列，从最熟悉的地带出发，展现集团冲锋力量。文学常常处于是非之间的宽阔地段，像伸展出去的枝杈那样没有来由的曲折和交错。这就是自然法则。

12年前，每逢周末，我总邀上两位志同道合的友友到茶楼喝茶，以洞庭大湖文化为背景，聊小说创作，摆脱一隅的狭隘，不断受到启发。几年之后，又有五位小说作者加入，偶尔有文学名家客串，非正式讲座，面对面剖析作品，形成了一定品位的“文学沙龙”现象，取名“南庭小众”。

暮春来，云起云落，“南庭小众”——洞庭湖最底层文学舞台，如同《云落图》中的万樱，落入画卷中极易被人忽视，唯有心细的观者，可能发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南庭”以低音部氛围、长调与散板结合，呈现大时代的光鲜与褶皱，表现出喷发之势。出版长篇小说8部，中短篇小说《当代》《中国作家》《山花》《长江文艺》《芙蓉》等数十家文学刊物，部分入选《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选刊。多部作品在全国文学创作大赛获奖。

叙事简约、超脱，行文有如海明威式的电报语言。这是一级作家球哥的风格。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优秀作品，吸纳了许多文学本真的理论营养，尝试从文本上寻求突破，寻找属于洞庭湖区的文化坐标。以《稻草人》《青铜闪电》《钉螺》代表作品，用最直接的叙事，切入人的精神向度和价值维度，让作品充满洞庭湖水的灵性，湖畔泥土的厚重。

潘琪是湖湘文坛极富个性的小说作者，他忠实批判现实主义风格，语言冷峻、犀利，充满善意的刻薄以及诙谐幽默的情调。《绿咖啡》《纸花翎》《奔跑的蚂蚁》等，用沉着细腻的文字，耐心讲述湖区人故事，以悲悯情怀，透视底层人物面对生活困顿的勇气，面对危机的睿智，以及对浩荡世界的善良和宽容。

“南庭小众”是个微小闪烁的小世界，却也折射出炫目光柱。林啸的系列长篇小说，截取洞庭湖生活场景某个断面，创造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趣。他的小说屡屡获奖，或改编成影视作品。

杨震是一位探索型作者。他的小说运用意识流、科幻、魔幻等手法，带来一些异质感与陌生感。在意识流写法上，以跳跃式推进，突出文本创意和艺术创新的个性。

陶利崇尚沈从文、汪曾祺，给人间送小温的创作理念，从平淡生活中寻找小说的意象或意外，呈现给读者。从生活本源上精挑细选，从人物情感深处高度提炼，在文字运作拿捏精准。

黑格尔《美学》说：“史诗以叙述为职责，就须用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张晓根的长篇小说《唯一结局》，参悟了这个说法。运用东方式美学理念，讲述市场监管干部坚守职业操守的动人故事，透视小众社会人生百态，人情冷暖，具有强烈的生命痛感和现实关怀。

当下文坛女性作家，往往以自身视角为出发点，以女性独特的感悟和体验，展现女性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这类作品，或多或少带有作家本人影子。万萍霞不同。丰富的职业阅历、多变的命运以及不甘向生活屈服的倔强，使她对女性生活有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注解。她写出女性通过惊心动魄的谋生或谋爱过程，找到自己的归宿，给人以春阳般的鲜亮和温暖。

经验写作在麦冬心目中并没有多少位置，但“小众”情结在她心眼牢牢扎下了根，一直试图从生活的本上用情谋划。父母在镇上做生意，少年时候，她目睹镇上人生活的林林总总：从早到晚不停歇的琼瑶剧，噼里啪啦的麻将声，楼道间夫妻的对骂……生活荒芜平淡的外在下暗礁林立，少心灵深潜小镇人艰难谋生的辛酸和心里的苦难。她笔下的小镇叙事，仿佛星空下一缕闪烁的亮光。

纵观文学作品审美价值延伸和扩展，从张楚《云落图》书写的小众人生，到“南庭”的小众文学，说明一个道理，一片微光可能照亮不了整个夜空，但是，源于生活富氧层的文学，且以执念之心痴情守望，必定迎来漫天的灿烂星光。

洞庭湖畔的「小众」微光

张逸云

临澧一中。通讯员摄

